

責任編輯：張旭燧

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琴台聚
客
彥火

《人民日報》出版資深編輯陳志明先生說，要出版他的作品，特別是關於我過去寫的作家評介、訪問、印象等作品，還包括別人寫我和訪問我的文章，這是一件「大工程」。

近二十年，工作、生活兩奔波，我自己抽身不暇，只好把之前上海同濟大學大教授主編的《跟彥火走那「程山水」》(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二〇一〇年)及過去在香港、台灣、海外出版過的書籍和發表過的文章，便一古腦兒寄奉陳志明兄，請他代為梳理並分門別類。

我這樣做，有點強人所難，但陳志明兄是古道熱腸的人，二話沒說，經過近半年的努力，竟然給他整理匯編出三本厚厚的單行本出來。

第一本《永恆流動的情感——說潘耀明(彥火)那一程山水》，他在香港出版的基礎上，還增加了多年前吉林衛視訪問我的材料(二百個作家回家系列，內容比香港版更豐富、更充實、令人感動)。

至於我訪問當代作家的部分，由於時間關係，我只好保持原貌，在出版前也沒有增訂，只是通讀了校稿，反而覺得「有點反璞歸真」。

當年我做當代中國作家研究，是受到報館前輩曹聚仁先生的鼓勵(當時我還是毛頭小子，在一家香港報當記者和編輯)。七十年代末沒有電腦，連影印機也不普遍，我只好通過閱讀、做札記、剪報、跑圖書館積累作家的資料。我在家中客廳三邊牆做了通頂的大櫃，每個大櫃有許多抽屜，活像中藥舖置放不同中藥材的一格格抽屜，把不同作家的資料放在分門別類，貼上作家名字標籤的抽屜，一個作家的「琳瑯滿目」。

整理作家訪問的錄音十分繁瑣而費力氣，所以在

這是我特別感謝我的前妻——顏惠貞女士，她為此做了大量的錄音整理的工作。我於二十多年前出版的《當代中國作家風貌》出版後，反應出奇得好。

《當代中國作家風貌》出版後，反應出奇得好。那是文革後，一大批消失多年的作家出山了，他們包括巴金、茅盾、艾蕪、俞平伯、葉聖陶、蕭軍、端木蕻良、王蒙、卞之琳等等。也許在八十年代中國作家交往並訂正坊間謬誤的資料，也可以說是佔了時間的便宜。

這本書分別出版了香港版、台灣版，後來韓國的漢學家朴在淵教授還把它翻譯成韓文，為聖心女子大學社出版，編入該大學的「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叢書」作為教學的輔導材料。

《當代中國作家風貌》出版後，我於一九八三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之後並在紐約大學進修，因利乘便，還訪問了包括台灣、海外華人作家，並以「中國會產生偉大的作家嗎？」為題，徵詢了海外多位知名學者、作家的意見，論者認為具有參考價值。

「歷史上都寫著魂，指示著將來的生命。」魯迅說的是「一國大歷史觀」。今天重讀這些文章，作為文化人、作家的「一國大歷史觀」，也許還有一點史料價值，因為其中不少作家已故去了，留下的作家，有些已不再創作，有些也進了壯年或老年期，此時此刻讀來，「就像和每位作家晤談一室之內，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已故翻譯家錢川語。

《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這三本書，首先要感謝陳志明兄的誠意，還有我的助手彭潔明小姐為此做了不少校訂工作，在此一併致謝。

誰患愛滋？拿出證據來！

翠袖乾坤
查小欣

余文樂無故飛來橫禍，有報道稱「Y男星證實患愛滋」，由於余的廣東話英文拼音是「Y」，余文樂就成了最大Y男星嫌疑。這個謠言非同小可，余文樂的經理人公司馬上出嚴正聲明澄清，並宣布必要時會採取法律行動以捍衛阿樂的清白。

儘管如此，阿樂到台灣宣傳個人首張國語專輯時仍被記者追問回應，更有記者提議他效法台灣天王羅志祥早前被傳患上性病，馬上去驗身，並出示報告，以證沒患性病，阿樂的回應是：「不會給人牽着鼻子走。」

百分之支持阿樂的態度，今日被傳患愛滋去驗血，明日傳有腦瘤去照腦，後日傳患胃病去驗胃，難道三天後傳不育，便馬上上個寶實出來嗎？那就變了黑心傳媒的寵物馬騮，黑心傳媒要谷銷量，要譁眾取寵便閉門造車亂寫一通，寵物馬騮又被指揮出場做場馬騮戲，往找醫生驗也驗物，發出嚴正聲明是「最正確和得體的做法」。

覺得反智的是，周刊傳Y男星患愛滋，大家就傾斜式追問藝人，要藝人證明沒患愛滋，為何不追問始作俑者的周刊有甚麼真憑實據？周刊就可信了嗎？

以今時今日傳媒之辣手，有風吹草動，如果真知道是某某某有證據在手，又怎會厚道得只用字母做代號，肯定連名帶姓大字標題登出來。

該周刊指患愛滋Y男星引起娛樂圈恐慌，稱藝人們都擔心會與Y男星做對手戲，絕對是歧視的行為。在大家呼籲勿歧視愛滋病人的今天，周刊的說法顯得落後、腦殘，又有抹黑所有藝人都被指愛滋病之嫌，演藝人應齊聲討這本周刊。

每次看到報上用字母做代號，便無名火起，不敢點名報道完全是卸責的行為，等如無賴地說：「我有指明是某某某，不過是大家都覺得是他而已。」以逃避法律責任。

另外，會叫我火起的是，有些藝人爆料時也愛隱晦晦晦不開名，結果便禍及無辜。記住，要嘛不講，要講便開名，對大家都公道。

高考來了

天宮知玄
楊天命

離開校園多年，加上兒子又在學習環境較輕鬆的加拿大讀書，天命早已「過」(考試)兩字遺忘了乾乾淨淨。不過，最近剛好和擁有兩名子女的朋友吃飯，閒聊之間得知原來他正為即將於這幾星期間對高考的兒子而憂心忡忡，作為旁觀者的我只能慨嘆一句「可憐天下父母心」。

如何能用玄學去看出子女們考試會否順利呢？基本上，額反映了個人的讀書運及少年運，故額生得高、飽滿兼廣闊的話，其人不但頭腦好，少年運氣也特好，讀書自然不成問題。

相反，額低者分析能力較差，同時亦代表較早出來社會工作，讀書自然較難有好成績。額窄者則少年時難得貴人相助，套用在學生身上，便是受老師眷顧或遇上良師的機會較低，學習難免事倍功半。另外，額凹陷、突出及向後斜亦代表頭腦不佳及少年運氣差，讀書及考試的波折自然亦會較多。

若想知道子女考試當日的運勢如何，應從觀察他們當日的氣色入手。不過看氣色堪稱是相學中最難學但也是最重要的技術，在此姑且作簡短的分享，各位不妨再自行研究及練習：觀氣色的最佳時機，乃是起床後的第一刻，皆因那時的氣色還未受到任何情緒或外界因素，最能準確反映運勢，以顏色而論，泛黃、紫或紅的氣色色澤代表考試順利，相反，白、青及暗黑的色澤則意味運勢稍遜，勿對當日的考試表現期望太高。

最後，閣下若想在這兩月間提升子女的考試運，不妨在家中西南方的文曲位放置四枝水種富貴竹或四枝毛筆，藉地運的作用令子女頭腦靈活，也有助令他們的考試順利。

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

「樂山大佛」瞻仰記

2001年3月12日，舉世聞名的巴米揚大佛被塔利班悍然炸毀，消息傳來，全球震驚！世人為巴米揚大佛深感悲哀的那一陣，我剛好公務到樂山，因而隨之被邀請前去瞻仰樂山大佛。

樂山大佛是深得俗緣的彌勒佛之摩崖石像，位於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匯合處，負山臨水，坐東朝西，雄踞於峨眉山東麓的凌雲山棲霞峰上，佛身通高達71米，佛頭長14.7米，頭寬10米，肩寬24米，耳長7米，耳內可並立二人，腳背寬8.5米，可坐百餘人。

大佛設計奇特，佈局精巧，依山鑿就，渾然天成，素有「佛是一座山」之譽；大佛雕刻細緻，線條流暢，身軀比例勻稱，法相莊嚴，氣勢恢宏，充分體現了唐文化的宏大氣派。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大佛都堪稱世界之最。

1989年一位廣東遊客偶然發現，大佛之外還有一座以烏尤山、凌雲山、龜城山聯體構成的巨型臥佛，那是一尊天然臥佛，佛身平躺仰臥，體長綿延1300多米，而樂山大佛反倒變成了「臥佛」胸腋間那顆小小

的心臟了。

這樣，樂山大佛和天然臥佛便共同構成一尊天下奇觀：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

我是乘車先到山頂，然後小心翼翼地沿著陡峭狹窄的梯道，一步步下到大佛腳底去瞻仰大佛的。在那人擠人的崎嶇台階上，我一邊緊緊抓住鐵索欄杆，一邊利用此生再難重複的機會匆匆瀏覽，耳畔不時響起遊客們數為觀止的嘖嘖聲。當我下到底層，抬頭仰視這一雄偉的宗教圖騰時，不禁震撼不已！人人噁聲之際，我卻心頭轟然作響，心底油然而生一股強烈而巨大的敬畏之情。而今想來，這樣的場景，或許足以令每一位親歷者終生難忘。

樂山大佛在我國佛家夢寐以求的「五方五佛」格局中位居西席，被尊為「西方大佛」。據介紹，大佛古稱「彌勒大像」，又名「嘉定大佛」、「凌雲大佛」，是佛教文化傳播的代表，是建築藝術在宗教領域的傑作，是我國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是歷史饋贈全人類的瑰寶，當然也是時代信仰、朝廷意志的產物。

大佛開鑿於唐玄宗開元初年(西元713年)。相傳，當時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湧湧而來，水流直衝凌雲山腳，勢不可擋，洪水季節驚濤駭浪，水勢更加兇猛，過往船隻常觸壁粉碎。凌雲寺名僧海通見此甚為不安，便萌發修造大佛之念：「一可使石塊墜江減緩水勢，二可借佛力鎮水。海通和尚竹杖芒鞋，風餐露宿，不遺餘力募集達20餘年，終於籌得一筆款項，時逢地方一貪官前來索賄，海通怒斥道：「日可自剝，佛財難得！」遂「自抉其目，捧盤致之」。海通去世後，劍南西川節度使章彝，徵集工匠，繼續開鑿，朝廷也詔賜鹽麻稅款予以資助，至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803年)方告完成，前後經歷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代皇帝，歷時90年。

導遊的介紹令我讚歎不已，遊客們更是議論紛紛：如此一個近乎百年的「佛文化跨世紀工程」，如果人心不古，銅臭瀰漫，如果是政績當頭，貪墨成風，如果是「一個師傅一個法」、「新官不理舊政」，早就成爛尾佛了！

大佛建有一套設計巧妙，隱而不見的排水系統，對大佛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保護作用。大佛頭部的18層螺髻中，第4層、第9層和第18層各有一條橫向排水溝，遠近看看不出。衣領和衣紋皺折也有排水溝，正胸向左側也有水溝與右臂後側水溝相連。兩耳背後靠山崖處，有洞穴左右相通；胸部背側兩端各有一洞，但互未擊通，孔壁濕潤，底部積水，洞口不斷有水滴出，因而大佛胸部約有2米寬的浸水帶。這些水溝和洞穴，組成了科學的排水、隔濕和通風系統，防止了大佛的侵蝕性風化。

此外，為免遭日曬雨淋，在唐代還曾建有樓閣對大佛進行覆蓋保護，後朽毀，宋代又重建並取名「天寧閣」。

導遊指著大佛底座的南北兩壁介紹說，那裡還有唐代石刻造像90餘尊，其中亦不乏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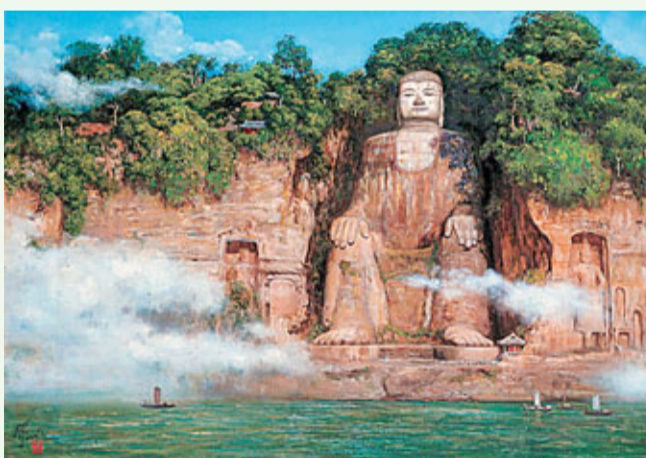
大佛頭部的右後方，便是建於唐代的凌雲寺(即俗稱的大佛寺)，寺內有天王殿、大雄寶殿、藏經樓等一班格式化建築群。

大佛問世之後，千百年來除雨雪風霜等大自然的侵襲外，還曾幾度在戰亂中險遭滅頂之災：明朝末年，宋代建起的樓閣毀於一場兵燹，如今只有樁礎、撐架的鬚髮依稀尚存；1917年，川、滇軍閥爭奪地盤，在樂山隔江開戰，大佛面部為炮彈所擊，落下累累傷痕；1925年，樂山駐軍在大佛端架起槍炮，正對大佛當炮靶，一時間佛像前炮聲隆隆，硝煙瀰漫，大佛不幸「掛花」；抗戰時期，樂山城遭日軍數十架飛機狂轟濺炸，城內一片火海，而不過一箭之遙的大佛卻幸虧有一身「綠裝」掩蔽，方才躲過一劫，否則定然粉身碎骨；1967年「文革」初期，大佛被目為「四舊」，一幫造反派在瘋狂砸爛凌雲寺的佛雕神龕之後，企圖用炸藥叫大佛「腦袋搬家」，虧得當時許多民眾出面阻擋，加之大佛實在龐大，炸藥難以安放，這才悻悻作罷。

導遊無限感慨地說，樂山大佛雖歷盡滄桑，但比起巴米揚大佛來還算是萬幸的，因為它畢竟倖存了下來。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已先後6次對大佛進行過修繕，預計今年將投資數百萬元進行第7次。根據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遴選標準，樂山大佛已於1996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導遊的解說和感慨很容易令人浮想聯翩。眼前的巍巍大佛和身後的滔滔大江，讓我想到我們這樣一個民族：數千年來，在滾滾而去的歷史長河中，她雖內憂外患不斷，卻最終昂首挺胸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們這個九死一生的民族，與眼前這座大佛何其相似乃爾！她歷經磨難卻矢志不渝，飽受屈辱卻心胸開闊，備嘗艱辛卻普降甘霖，閱盡滄桑卻等閒富貴……她，何嘗不是一座集合體的巍巍大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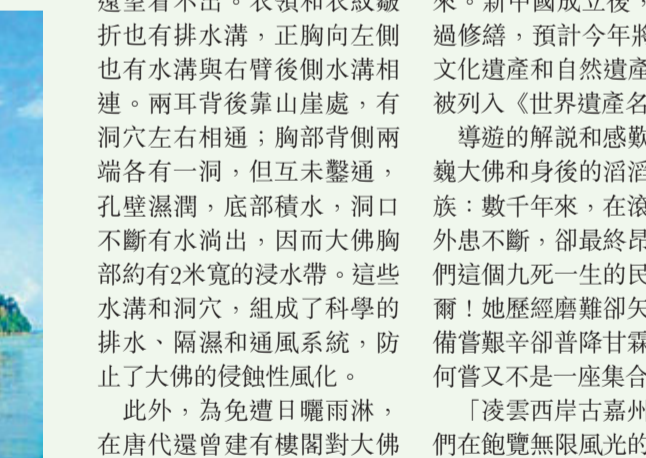
「凌雲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湲繞郭流。」也許，我們在飽覽無限風光的時候，需要認真地靜默一下，應該怎樣善待這座集合體的巍巍大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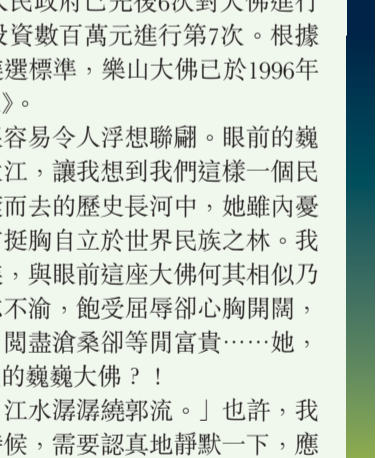
樂山大佛。



天然臥佛。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美國曾有資料顯示，全世界的鹽產量多達六乘十的八次方億噸，其中礦鹽等約佔三分之一。如果把海水中的鹽都提煉出來，鋪在中國、中國的地面就可以高出二千四百米，人人都住在高地上。所以，鹽需要搶購嗎？

當然，個人最偏愛的則屬「Flake Salt」，崔嘉職不求深意，純粹從動畫影上去技術擊倒觀眾。一艘在海面上漂流的「二」船，單從名目上已足以喚起其桌上的飲品，職員則成了酒吧「一切」與動畫建構出來的奇異空間極為吻合。對我來說，除了時間稍長外，那幾近屬可以在電視台直接播放的廣告了。

《世說新語》裡有一個故事，說天下忽然下起雪來，「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似？』」兒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用鹽來比喻白雪，蘇東坡在《雪後書北台壁》詩中也說：「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撒鹽。」

鹽是美的，大量的鹽撒到地上，仿似雪下到了地上，也很美吧？這次搶購鹽事件中，據說有人一次買了可以吃幾十年的鹽。看來，退了貨的話，可以拿來在夏天撒到地上，作雪來欣賞了。

鹽在世上有多少種？光說中國古代吧，《禮記》就說過：「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其鹽。《禮記》記載的那個年代，鹽便知道起碼有四種了，其中的苦鹽是由池鹽煉製而成，鹹得來帶苦。

如今更多了，到超市看看，就可以看到美國鹽湖城的湖鹽，以及撒在地上不會化雪的西班牙岩鹽——那是帶點紅色的。

中國的井鹽產地遍佈四川、重慶、雲南、江西等地，而岩鹽在西南高地的新疆和西藏更是豐富。

麥職茵的《Eileen to Shen》及黃精甫《7-11 勝在冇EVEN》最接受對的變奏

兩者均繫於誰留意別人的關心，誰就成為表白者；不過男女的角色互易而已。前者是女顧客留意到男職員的細細如膠布放在百力滋架旁，因為她喜歡買百力滋；後者是男顧客留意到女職員安慰他失戀的「免費安排」。同樣借愛情故事的包裝，為「二」建立出一重為顧客貼身設想的幻象來，這正是軟性推銷的功能所在。反過來郭臻大同小異建構出來的《Kings Search Hands》便擱下了以上的前設，僅集中在一段未曾發生的來往關係上。

當年阿杜亦順攬人同胞大江大海之潮，先後移民過新加坡和加拿大，而那時香港移民也因應九七另闢家園的是加拿大，阿杜一家是「加東幫」。一九九三年在多倫多七號公路區唐人聚居點買了獨立三層房居住，女兒入讀多倫多大學，阿杜每日在當地「市場中心」商場飲早茶，看當地華文報《明報》和《世界日報》，常在該中心商場活動中看到影視界好友潘宗明、湯正川、苗可秀、江雪、吳惠玲、許榮珠(後一人為商台前紅星)等，本人則在該商場附近設「嘉禾影院」，及至九九七年後女兒在加讀完大學，又轉往日本讀女子大學，我們夫婦也順應潮流流寓屋東回香港了。

那時赴加移民之香港影視界成行成市，更多人定居的是西岸溫哥華一帶之「加西幫」，如謝賢、狄波拉一家、石修一家、姜大衛、秦沛、岳華、恬妮；歌星劉鳳屏、關菊英、鄭美雲及電視人黃淑儀等等，阿杜每次由多倫多回港述職，必乘溫哥華停一停，岳華、黃淑儀等影視好友必聯袂請阿杜喝一頓中國

茶，成了例牌之舉，可是後來漸漸各人朝「歸去來兮」又打點行李返港，移民潮由此遏止，如今不少友好已奔返祖國去，在北京、上海買屋定居謀生了，香港電影也北歸，這些人當然也隨流而「歸」啦。

俗語云：「上屋搬下屋，唔見一籬殼。」我們如此的東顧西顧，不見和損失了多少？真的罄竹難書。其實中華兒女和各民族一樣，都是落葉歸根熱戀家鄉的。

本人為例，早年生於廣州，父親曾是南粵首席糧商，家住東山豪宅，幼讀貴族式嶺南培正小學，如非戰爭內亂，想一生也會在廣州成長，誰想到十數年間父母家長散亡，自小成浪中孤兒，十八歲起赴港獨立謀生，及後「行船」航海又偷渡去美國做黑工數年，再回港任記者宣傳，躡身娛樂圈傳媒界，偶夢中憶舊，曾在新加坡、南非、美國坐過牢入過獄……真真往事猶如夢幻，有代時無聊，苦笑自慰，在下生於如此年代，也算是不負此生，沒有虛度年華了。

作為香港最重要的獨立短片基地，「二」早已成為一個大興程度的品牌，把對文化沒有多大興趣或是從不關心的街外人，盡量嘗試吸引他們的注意，那麼更積極進取的噱頭實在無可避免。而今次與「二」合作而拍成一系列的短片，我認為正好屬不俗的嘗試，最少可令年輕人對品牌互動的連結趣味因而提升。

今次的「二」計劃，邀請了不同的本地新導演參與，包括麥職茵、郭臻、黃精甫、崔允信、崔嘉職、陳子聰及蘇怡怡七人。其中崔嘉職及蘇怡怡的兩片為動畫。這種與商業品牌合作的產物，大家當然心知肚明，或多或少都帶宣傳的「廣告」成分，不過作為「軟性廣告」的影像鍛鍊，其實對導演而言也是一次不影的練習——如何簡意賅一矢中的完成任務，絕對不是一件易事。

麥職茵的《Eileen to Shen》及黃精甫《7-11 勝在冇EVEN》最接受對的變奏

兩者均繫於誰留意別人的關心，誰就成為表白者；不過男女的角色互易而已。前者是女顧客留意到男職員的細細如膠布放在百力滋架旁，因為她喜歡買百力滋；後者是男顧客留意到女職員安慰他失戀的「免費安排」。同樣借愛情故事的包裝，為「二」建立出一重為顧客貼身設想的幻象來，這正是軟性推銷的功能所在。反過來郭臻大同小異建構出來的《Kings Search Hands》便擱下了以上的前設，僅集中在一段未曾發生的來往關係上。

當然，個人最偏愛的則屬「Flake Salt」，崔嘉職不求深意，純粹從動畫影上去技術擊倒觀眾。一艘在海面上漂流的「二」船，單從名目上已足以喚起其桌上的飲品，職員則成了酒吧「一切」與動畫建構出來的奇異空間極為吻合。對我來說，除了時間稍長外，那幾近屬可以在電視台直接播放的廣告了。

《世說新語》裡有一個故事，說天下忽然下起雪來，「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似？』」兒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用鹽來比喻白雪，蘇東坡在《雪後書北台壁》詩中也說：「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撒鹽。」

鹽是美的，大量的鹽撒到地上，仿似雪下到了地上，也很美吧？這次搶購鹽事件中，據說有人一次買了可以吃幾十年的鹽。看來，退了貨的話，可以拿來在夏天撒到地上，作雪來欣賞了。

鹽在世上有多少種？光說中國古代吧，《禮記》就說過：「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其鹽。《禮記》記載的那個年代，鹽便知道起碼有四種了，其中的苦鹽是由池鹽煉製而成，鹹得來帶苦。

如今更多了，到超市看看，就可以看到美國鹽湖城的湖鹽，以及撒在地上不會化雪的西班牙岩鹽——那是帶點紅色的。

中國的井鹽產地遍佈四川、重慶、雲南、江西等地，而岩鹽在西南高地的新疆和西藏更是豐富。

麥職茵的《Eileen to Shen》及黃精甫《7-11 勝在冇EVEN》最接受對的變奏

兩者均繫於誰留意別人的關心，誰就成為表白者；不過男女的角色互易而已。前者是女顧客留意到男職員的細細如膠布放在百力滋架旁，因為她喜歡買百力滋；後者是男顧客留意到女職員安慰他失戀的「免費安排」。同樣借愛情故事的包裝，為「二」建立出一重為顧客貼身設想的幻象來，這正是軟性推銷的功能所在。反過來郭臻大同小異建構出來的《Kings Search Hands》便擱下了以上的前設，僅集中在一段未曾發生的來往關係上。

當年阿杜亦順攬人同胞大江大海之潮，先後移民過新加坡和加拿大，而那時香港移民也因應九七另闢家園的是加拿大，阿杜一家是「加東幫」。一九九三年在多倫多七號公路區唐人聚居點買了獨立三層房居住，女兒入讀多倫多大學，阿杜每日在當地「市場中心」商場飲早茶，看當地華文報《明報》和《世界日報》，常在該中心商場活動中看到影視界好友潘宗明、湯正川、苗可秀、江雪、吳惠玲、許榮珠(後一人為商台前紅星)等，本人則在該商場附近設「嘉禾影院」，及至九九七年後女兒在加讀完大學，又轉往日本讀女子大學，我們夫婦也順應潮流流寓屋東回香港了。

那時赴加移民之香港影視界成行成市，更多人定居的是西岸溫哥華一帶之「加西幫」，如謝賢、狄波拉一家、石修一家、姜大衛、秦沛、岳華、恬妮；歌星劉鳳屏、關菊英、鄭美雲及電視人黃淑儀等等，阿杜每次由多倫多回港述職，必乘溫哥華停一停，岳華、黃淑儀等影視好友必聯袂請阿杜喝一頓中國